

特稿

## 從斗姆信仰看道教的母愛文化精神

詹石窗\*

**提 要：**本文旨在通過分析道教斗姆信仰的起源與發展，探討其背後蘊含的母愛文化精神及其與道家哲學核心思想的關聯。文章首先梳理斗姆信仰的歷史淵源與神格演變，揭示其從北斗星宿崇拜到「眾星之母」的神聖母親形象的形成過程；其次深入剖析斗姆信仰與《道德經》「大道」特質的哲學聯繫，展現道教如何將母性崇拜昇華為宇宙生成論；進而系統闡釋道教母愛精神的基本內涵，包括其創生性、包容性與救贖性特徵；最後探討這一精神傳統在當代社會的文化價值與實踐意義，為現代人提供精神滋養與倫理啟示。

**關鍵字：**斗姆信仰；母愛文化；大道

道教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著豐富而深邃的文化精神。其中，母愛文化精神以其獨特的魅力和深厚的內涵，在道教的信仰體系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而斗姆信仰作為道教母愛文化精神的一個典型代表，其起源和發展與上古時期的天文崇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通過對上古北斗信仰的深入探究，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道教母愛文化是如何通過對古老天文崇拜的創造性轉化，逐漸形成併發展起來的。

### 一、斗姆信仰的起源與歷史演變

斗姆信仰根植於中國古代星辰崇拜體系，其雛形可追溯至先秦時期北斗七星的神格化進程。《尚書》《周禮》等典籍中已有「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的記載，昭示北斗作為天文座標與權力象徵的雙重意涵。隨著道教神譜的完善，魏晉時期《五斗經》首次系統構建北斗九星信仰體系，至唐宋時期斗姆作為北斗眾星之母的元君形象正式形成。北宋《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賦予其「紫光夫人」的神話敘事，描繪其於龍漢劫中化生九皇、統御星斗的創世傳說。宋元之際該信仰與佛教密宗交融，摩利支天的戰車金豬形象被吸納為斗姆坐騎「獬豸輦」，元代《道法會元》將斗姆元君與佛教摩利支天菩薩結合，形成兼具佛道特徵的神格，尊稱其為「九天雷祖大帝先天乾元巨光斗姆紫光金尊聖后」。明清時期通過《萬曆續道藏》編纂和欽天監設立的斗壇祭祀，其神格經皇家敕封升格為「先天斗姆紫光金尊聖德天后」，成為貫通三教、聯結天地的重要信仰符號，展現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信仰演進軌跡。

\* 作者簡介：詹石窗，男，福建廈門人，哲學博士、教育學名譽博士，現為四川大學文科傑出教授、四川大學老子研究院院長、國家「十三五」規劃文化重大工程《中華續道藏》首席專家。

## （一）從星宿崇拜到母神信仰：斗姆的源起

**上古北斗信仰的雛形。**考古發現表明，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河南濮陽西水坡 45 號墓中已出現用蚌殼堆塑的北斗形象，顯示早期先民對北斗星象的崇拜。

河南濮陽西水坡 45 號墓（距今約 6500 年）墓主遺骸東側發現的蚌塑北斗星象，由兩根人脛骨與蚌殼組成斗柄與魁部<sup>①</sup>，其斗魁四星作內收弧線排列的特殊形態，與《淮南子·天文訓》所言「帝張四維，運之以斗」<sup>②</sup>的說法高度契合。該墓蚌塑龍虎、北斗構成二十八宿四象體系的雛形，印證了《史記》卷二十六《曆書》「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的早期天文觀測傳統。戰國曾侯乙墓漆箱青龍白虎二十八宿圖<sup>③</sup>與西水坡星象圖構成時空呼應，佐證《周禮·考工記》「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熊旗六旒，以象伐也」<sup>④</sup>的星宿物象化思維。考古實證與《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sup>⑤</sup>、《春秋元命苞》「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sup>⑥</sup>等文獻共同揭示：中國新石器時代已形成以北斗為核心，融合方位測定、曆法推演與王權象徵的天文崇拜體系，為《尚書·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sup>⑦</sup>的觀象傳統奠定物質基礎。

**宋代道教斗姆神格的確立。**宋代道教神格體系的重要發展體現在斗姆信仰的正式確立。這一過程以《玉清無上靈寶自然北斗本生真經》（約成書於北宋）的記載為關鍵節點，該經首次系統記載了紫光夫人（斗姆元君）的神話譜系：斗姆為北斗眾星之母，化生九皇，統御群星。南宋《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進一步明確其「九靈太妙白玉龜臺夜光金精祖母元君」的尊號，形成「中天梵炁」、「天醫大聖」的神格定位。

在教義建構方面，宋代道經通過三重維度確立斗姆地位：其一，宇宙生成論維度，《玉清無上靈寶自然北斗本生真經》記載其「於龍漢劫中現法身」的創世屬性；其二，星象崇拜維度，《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卷二載其「善通靈」，為人「脫死籍黑編」<sup>⑧</sup>的職能；其三，修煉實踐維度，《先天斗姆奏告玄科》規定「舉步虛，師剔九鳳罡，飛訣於水盂，焚九鳳符」<sup>⑨</sup>的特定祭祀儀軌。這種體系化建構使斗姆脫離早期道教中模糊的星神形象，形成兼具創世神、星主、修煉本尊三重屬性的獨立神格。

該神格的確立反映了宋代道教的兩個重要轉向：在教義層面，完成從「星宿自然崇拜」到「人格化星神信仰」的轉變；在社會層面，通過《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消災解厄」的現世承諾，使北斗信仰實現從皇家天文崇拜向民間信仰的滲透。現存大足石門山南宋道教造像中

① 濮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第 3 期。

② 〈西漢〉劉安編：《淮南子》卷六《天文訓下》，（明）嘉靖九年王鏊刻本。

③ 詳見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④ 〈西周〉周公旦撰，（東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周禮》卷十一《冬官考工記上》，（清）嘉慶道光間吳縣黃氏士禮居刻《士禮居叢書》景明嘉靖刻本。

⑤ 〈西漢〉佚名撰，（東晉）郭璞注：《爾雅》卷中，民國二十一年故宮博物院景印《天祿琳琅叢書》景南宋監本。

⑥ 〈唐〉虞世南輯：《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天部二，（清）光緒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景宋刻本。

⑦ 〈東周〉孔丘編定，（西漢）孔安國傳，（唐）陸德明音義：《尚書》卷一《堯典一》，（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仿宋相臺五經本。

⑧ 〈西晉〉許遜釋：《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卷二，《正統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影印本，1988 年，第 10 冊，第 570 頁。以下凡引述《道藏》，版本相同。

⑨ 〈宋元〉佚名氏：《先天斗姆奏告玄科》，《道藏》第 34 冊，第 756 頁。

獨立的斗姆元君龕（編號第 10 號），正是這一神格獨立性的物質見證。

## （二）斗姆神格的演變與職能擴展

斗姆作為道教北斗眾星之母，其神格經歷了從原始星辰崇拜到多元職能融合的演變過程。早期其形象依託北斗信仰而生，唐宋以後逐漸被納入道教神系，吸收梵炁化生、療愈眾生等特質，職能擴展為消災解厄、延壽護命、調和陰陽的至高神祇，並在民間信仰與宮廷祭祀中形成跨階層的崇拜體系。

**生育之母的意象表徵。**斗姆最初作為北斗七星及天皇大帝、紫微大帝之母的生育神形象出現，體現原始生殖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佛教密宗經典《北斗七星護摩秘要儀軌》已出現「北極七明娜羅」的說法。作為梵漢複合尊稱，「北極七明娜羅」兼具方位屬性（北極）、功能象徵（七明）及梵語神格編碼（娜羅），體現密教吸收中土北斗信仰後進行的義理重構，它雖然沒有明言北斗七星為斗姆所生，但卻隱含了斗姆的意象，因為同收入《大正藏》第 21 冊中的《佛說聖曜母陀羅尼經》記載：「佛告金剛手菩薩：『我今復說陀羅尼名聖曜母，有大明力能為擁護，一切宿曜聞悉歡喜。』」<sup>①</sup>其中的「聖曜母」也就是斗姆。佛教密宗關於北斗七星之母的說法雖然與道教不同，但所指對象卻是一致的，體現了唐代佛道具有共同的星宿母的信仰。

到了北宋時期，《玉清無上靈寶自然北斗本生真經》明確記載：「北斗九真聖德天后，道身玄天大聖真后」，於上春日，「百花榮茂之時，遊戲後苑，至金蓮花溫玉池邊，脫服澡盥，忽有所感，蓮花九包，應時開發，化生九子」<sup>②</sup>。該經所述的創世敘事，與《詩經·大雅》「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sup>③</sup>的生殖崇拜形成跨時代呼應。

在神祇譜系方面，《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確立其作為「天皇、紫微二帝君之母」的地位。這種雙重聖王生育者的定位，實質是原始社會「大母神」崇拜的宗教轉化。考古材料顯示，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夏代北斗形玉琮（M3:13），其七孔造型可能暗示早期星母崇拜的存在。

元代《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五十七記載的禮請九天監生之神包括：「九天衛房聖母，九天定生大神，九天感化大神，九天定胎大神，九天易胎大神，九天助生君，九天順生君，九天速生君，九天全生君，六甲符吏，催生童子，保胎童子，速生童子，南昌分胎功曹，南昌主產功曹，南昌主死功曹，南昌起死功曹。」<sup>④</sup>其中的「九天衛房聖母」當是斗姆，而其後諸神則為九天衛房中的助產職事，由此可見道教天界對於生育的高度重視。

一直以來，道教關於禮請斗姆以求子嗣的科儀有兩大講究：一是面北以設壇。之所以「面北」，是因為斗姆即代表北斗，依照五行理論的時空定位中，北方對應坎卦與水德，北斗七星位於北方星

①（宋）玄覺大師法天譯：《佛說聖曜母陀羅尼經》，《大正藏》第 21 冊，第 421 頁。

②（宋）佚名氏：《玉清無上靈寶自然北斗本生真經》，《道藏》第 1 冊，第 872 頁。

③（西周）尹吉甫採集，（東周）孔丘刪定，（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陸德明音義：《毛詩》卷十六，（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仿宋相臺五經本。

④（元）寧全真：《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五十七，《道藏》第 7 冊，第 279 頁。

空，被視為主宰生育、延命的星宿集群。二是獻棗、栗以為供品。這種供品禮儀與《周禮·天官·醴人》記載祭祀高禘的「棗栗」供品完全一致。這種儀式連續性揭示出，斗姆信仰實質是將上古殖女神崇拜投射到星象體系的結果。其象徵旨趣在於：以「棗」諧音「早」字，象徵早生貴子，而其果實多籽，暗合「多子」寓意；至於「栗」，古稱「五果」之一，取「利子」諧音，兼有堅固內核特徵，契合斗姆科儀中「破九泉幽暗」的護胎功能。

比較宗教學視角下，斗姆「九子創世」神話與巴比倫提亞馬特生育眾神的敘事結構高度相似，印證了德國學者諾伊曼《大母神》提出的「原初生育者」原型理論。但中國特色的發展在於，通過《北斗本生經》將生殖功能與宇宙秩序建構相結合，形成「生育—統治」的二元神格。

**救難功能的豐富。**明清時期，斗姆神職擴展為「能陽能雨能變化，救災救難救刀兵」，具備消災解厄、保胎護生等全方位救贖功能。

明代《正統道藏》收錄的《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明確記載斗姆「救刀兵劫難」的職能，這與嘉靖年間邊患頻發的歷史背景直接相關。當時，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因明朝長期限制互市貿易，導致漠北草原物資匱乏，最終以武力逼迫通商。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變」中，蒙古騎兵直抵京畿劫掠八日，暴露明朝北邊防務的空虛。在這種背景下，斗姆信仰的經籍強調救刀兵之劫難乃客觀情勢使然。其後編集的《廣成儀制》更將斗姆與關帝並列祭祀，形成「武廟配享」的特殊格局。

考《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十還載有據說出自斗姆傳承的「保胎符」，謂之「用黃紙朱書令孕婦佩帶即吉」，又有「治產鎮房符」，謂其「符用黃紙朱書三道，懸貼房帳床臥之地，即得無產育之難。已上諸符並把斗訣迎罡炁旺方書之，其應如響。」<sup>①</sup>這些攸關生育的技術手段與醫書《普濟方》卷三百四十二「安胎方」<sup>②</sup>形成醫道互證。清代宮廷檔案顯示，雍正帝曾命內務府總管依道士婁近垣的建議，「於養心殿設斗姆壇保嗣」，這一記載見於《內務府活計檔》雍正十三年三月條。

查同治戊辰年重刊的《斗姆經闡微》一開始即寫道：「凡天地氣運修否，日月星辰錯行，陰陽晦明不時，風寒暑濕失節，亢旱水火交侵，凶災疫癘迭至，又加刀兵蟲蝗、妖精鬼怪、疾病傷生、爭訟橫撓，種種不祥，悉皆乖氣所致。斗姆大聖施此大藥，普成醫治之功。」<sup>③</sup>這段話先是描述天地之間存在的種種災難病疫，爾後強調斗姆大聖的救治，接著又以小字箋注的形式引申說明，指出斗姆大聖是「天醫」，既然如此其所救治的就不僅僅是身體的疾患，而是身體病、社會病、自然環境之病皆一一化解，充分體現了斗姆救治功能的綜合化。

近年來，筆者帶領的學術團隊從民間收集到一批關於斗姆的經籍。諸如《太上玄靈斗姆消災度厄延生妙經》三卷、《斗姆渡劫消災延壽錫福法懺》一卷、《斗姆璿璣七情六欲謝罪法懺》一卷、《斗姆戒殺延生萬象回春》一卷、《先天無極斗姆消災延壽徹獄大洞仙經》三卷等。這批經典，除了彰顯斗姆的消災解難的功德之外，還特別注重懺悔的修持。例如《斗帝大法元宗經寶懺》謂：

①（宋）路時中編：《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十，《道藏》第4冊，第32頁。

②（明）朱橚撰：《普濟方》卷三百四十二《妊娠諸疾門》，（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斗姆經闡微》卷一《斗姆金章第二》，同治戊辰年刊本，雲南省南城內五靈廟藏。

圓明道母，聖德無疆，闡真經而度世，傳寶懺以救人。臣等始悔既往之非，方悟將來之是；所冀先王遙而道非遙，守先猶是待後，往聖遠而理非遠。既往所以開來，庶幾道日增輝，或者法輪常轉矣。伏願道垂宇宙，如日月之經天，歷萬載而不減，教化古今並江河之行地，播千世以常新。<sup>①</sup>

這一段敘說既有讚頌，也有懺悔，而最為重要的乃是強調以道教化，這充分顯示了斗姆信仰的倫理基調。

**民間信仰的在地化。**如四川綿陽地區流行的「揪揪會」民俗，將斗姆傳說與地方求子祈福習俗結合，形成獨特的母親節慶活動。據麻辣社區—四川第一網路社區網發佈的《綿陽市非物質文化遺產—民俗：揪揪會》的記錄可知，「揪揪會」在三臺縣黎曙鎮、立新鎮、三秀鄉，還有中江縣雙鳳鄉，黃鹿鎮，以及綿陽市涪城區關帝鎮、玉皇鎮等鄉鎮具有深廣的群眾基礎和悠久的傳承歷史。每年農曆三月十八日至二十日，遠近城鎮鄉村中的男女老幼、青年媽媽都要帶上自己的孩子，古時騎馬坐轎，而現在則乘坐各種車輛或步行聚集在斗真觀山頂朝會，會期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天，但參加者數以萬計，十分熱鬧。在「揪揪會」上，有個儉樸而隆重的儀式，這就是祭祀「斗姆媽媽神」，然後進入自由認識的階段。當此之際，聚會的人們有說有笑，乃至嬉戲打鬧；至高潮時，聚會者相互揪身，此種活動之所以稱作「揪揪會」，大抵以此典型的身體接觸為緣起。參會者認為，誰揪的次數越多，誰就是當年最吉利的人，不僅孩子好帶，而且辦事也非常順利。可以說：這種將斗姆崇拜與巴蜀地母信仰相結合的現象，實為道教正統信仰的民俗轉化<sup>②</sup>。

### （三）《封神演義》與斗姆信仰的文學傳播

斗姆信仰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還與文藝作品的流布具有密切關係。其中，《封神演義》對斗姆形象的塑造頗有典型意義。

作為明代神魔小說的代表，《封神演義》通過生動的情節建構與神靈譜系的書寫，將斗姆元君這一道教尊神納入通俗文學的敘事框架，使其形象與信仰借助文本的廣泛流布深入民間，成為宗教文化與文學傳播互動的典型案例。

**金靈聖母的封神敘事。**《玉清無上靈寶自然北斗本生真經》的「九皇之母」定位與《封神演義》第九十九回金靈聖母「執掌金闕，坐鎮斗府」的封神結局形成呼應。考古發現如元代山西永樂宮三清殿壁畫中，已有戴星冠、執如意的女神形象，與小說描述的「霞光萬道」法寶特徵相符。

**敘事強化母權。**小說通過三個關鍵情節確立斗姆的權威性：萬仙陣獨戰文殊、普賢、慈航三大士（第八十三回）；受通天教主賜予鎮教法寶龍虎如意；封神時特授「坎宮斗姆」神職，統轄八萬四千群星惡煞。小說雖非正統道教經典，卻極大促進了斗姆信仰在民間的傳播與接受。斗姆作為「眾星之母」統領周天星宿，隱喻母性秩序對宇宙運行的統攝作用。

① 《斗帝大法元宗經寶懺·道理章》，同治十二年刊本，作者自藏。

② 按關於「揪揪會」，《文化簡報》1994年5期、《三臺報》1994年6月24日以及《四川文化報》1994年5月31日等相繼刊出〈民俗節日揪揪會〉〈奇特的揪揪會〉等文章，可資參考。

## 二、斗姆信仰與《道德經》「大道」特質的哲學關聯

斗姆元君作為道教宇宙生成論的核心神祇，其信仰體系與《道德經》「大道」思想存在著密切關聯。兩者皆以「道生萬物」為邏輯起點，通過「有無相生」的辯證法則，構建起宇宙生成、運行與歸復的完整哲學框架，在超越性與內在性維度上展現出「道」與「神」的終極統一。

### （一）「道」與「母」的隱喻同構

「道」作為中國哲學的本體依據，「母」作為生命源起的具象載體，二者通過隱喻思維形成符號化轉譯。在《老子》文本中，「道」以「玄牝」及「谷神」等母性意象完成自我闡釋，而「母」則通過「生而不有」的創生特質呼應「道」的運作法則，二者在宇宙生成論層面構成了虛實相生的動態運作機制。

「玄牝之門」的創生意象。馬王堆帛書本「谷神不死」作「浴神不死」。這裏的「浴」字暗含滌除玄覽的修行意象。河上公則明確解釋為「鼻口之門」<sup>①</sup>，反映漢代黃老學派將宇宙論生理化的傾向。王弼注「玄牝」為「與極同體」<sup>②</sup>，而宋代道教崇神運動通過《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將其具象化，完成從哲學概念到宗教神祇的轉換。明代《封神演義》將斗姆塑造為金靈聖母，其「龍虎如意」法寶符號實為《周易參同契》「坎離匡郭」理論的形象表達，顯示丹道思想對通俗文學的滲透。

「天下有始」的生成論。老子「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的命題，與斗姆生育眾星、化生萬物的神話敘事形成了哲學義理與道教法相的精神能量交集。這種交集使原始生殖崇拜昇華為「道一萬物」的生成體系，《道德經》所言「三生萬物」的「三」被《靈樞·本神篇》闡釋為「兩精相搏謂之神」的生命發生機制。

### （二）柔弱勝剛強的母性智慧

水的至柔可以穿石，地的至厚能夠承山，母性智慧往往以看似柔弱的方式詮釋著超越剛強的力量。它不是鋒芒畢露的對抗，而是春風化雨的包容；不是強勢掌控的壓迫，而是潛移默化的滋養。這種智慧以韌性為底色，在生命的褶皺中編織出剛強無法觸及的深邃與永恆。

水德與母性的共通特質。《道德經》第八章「上善若水」之說，強調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創生特質，與斗姆「紫光孕九皇」的生育神話共同體現「生而不有」的母性原則。水通過「處眾人之所惡」實現空間統攝，而斗姆則以「周回十方」<sup>③</sup>的星象運行展現宇宙關懷，二者均以低位姿態實現高階統御。道教雷法中的「喂水」科儀，將水的淨化功能與斗姆「滌除陰魄」的修行目標結合，形成「以柔破障」的修煉體系。

①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22頁。

② 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7頁。「與極同體」之所謂「極」即太極，代表「道」。

③（宋）佚名氏：《玉清無上靈寶自然北斗本生真經》，《道藏》第1冊，第872頁。

**無為而治的養育之道。**在《道德經》第五十一章中，老子提出「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的生成序列，其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命題，構成了道家無為思想的核心內涵，這一思想在斗姆信仰中得到神話學的具象化表達：作為北斗眾星之母的斗姆元君，其「紫光孕九皇」<sup>①</sup>的創世神話，完美詮釋了「生育而不佔有」的母性治理原則。二者共同構建了一個「生成—養護—不干預」的宇宙運行模型。

老子《道德經》第十七章說：「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這種通過系統自組織實現的秩序，超越了強制性的權力干預。水的「柔弱勝剛強」（《道德經》第三十六章）特性，在斗姆度化凶星的法事中轉化為「以慈化煞」的宗教實踐。明代《道法會元》記載的斗姆水符儀式，正是將哲學命題操作化為具體儀軌的典型案列。

老子的治理模式與斗姆水符儀式對當代社會具有三重啟示：其一，在家庭教育層面，啟示父母應當「輔萬物之自然」（《道德經》第六十四章）；其二，在組織管理領域，提供了一種「領導而不控制」的新型管理模式；其三，在生態治理方面，展現了「生養—不宰」的可持續發展智慧。

在道教生命哲學的視域中，斗姆元君作為元始天尊陰炁的化身，其存在本身即構成一個深邃的生命隱喻系統。這一系統通過三個維度展現其哲學內涵：一是生命本源的辯證統一。斗姆的陰炁特質與玉皇陽炁形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所言「負陰而抱陽」的宇宙生命場。這種陰陽和合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如《周易參同契》所描述的「坎離交媾」般的動態生成過程。在斗姆信仰中，其「紫光孕九皇」的創世敘事，實則是生命能量從混沌到有序的自組織演化。二是母性養育的哲學表達。就生成論層面而言，斗姆「生而不有」的特性，與《太平經》「天地之性，萬物各自有宜」的主張相呼應，形成「創造—釋放」的養育模式；就方法論層面而言，其度化凶星時「以慈化煞」的實踐，完美詮釋了老子「慈、儉、謙」的三寶智慧。就價值論層面而言，斗姆法器中的「龍虎如意」符號，象徵著生命力量中剛柔相濟的平衡法則。

### （三）回歸本真的母性修為

在道教逆向思維的邏輯中，「復歸於嬰兒」的修行理念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生命循環體系，這一體系通過斗姆信仰的母性維度展現出多重哲學意蘊。首先是生命本真的存在狀態。《道德經》第十章「專氣致柔」的命題，在斗姆信仰中具象化為「揪揪會」的民俗儀式。該儀式中信眾佩戴的嬰兒肚兜符號，象徵著生命原初的純粹性。這種回歸不是簡單的生理倒退，而是對《莊子·應帝王》「渾沌之死」寓言的反向解構。其次是母性養護的修行路徑。就能量層面來看，斗姆「紫光注照」的宗教意象，與內丹學「煉炁化神」的嬰兒態修煉形成「區塊鏈」的聚合鍛鑄。就倫理層面來看，其信仰活動中「老婦扮嬰」的儀式行為，實踐著《太平經》「反其真元」的修養方法。就宇宙論層面：九皇信仰中的星斗輪回觀念，暗合《周易參同契》「終而復始」的生命迴圈模型。

①（宋）佚名氏：《玉清無上靈寶自然北斗本生真經》，《道藏》第1冊，第872頁。

### 三、道教母愛精神的基本內涵與當代價值

道教以「慈」為立教根基，其母愛精神既體現為對自然萬物的化育包容，又彰顯出滋養生命、潤澤蒼生的倫理特質。從「道生德蓄」的宇宙生成論到「貴柔守雌」的修行智慧，道教將母性昇華為貫通天人的核心精神紐帶。在當代社會人際疏離與生態危機背景下，這種蘊含生命關懷與和諧共生的母愛哲學，為重構人倫關係、培育生態倫理提供了深具啟示性的精神資源。

#### （一）道教母愛精神的多維內涵

道教將母性崇拜昇華為超越血緣的宇宙性精神象徵，其母愛內涵在神聖與世俗的交融中呈現三重維度：作為創世本源的道體化現，以「玄牝之門」隱喻生生不息的造化之力；作為修行倫理的慈憫準則，主張「貴柔守雌」的處世智慧；作為濟世度人的實踐品格，通過「勸善書」等載體將母性之仁轉化為普世關懷，形成獨具東方特質的生命觀與倫理體系。

**創生性：萬物本源的生命力。**斗姆作為「北斗眾星之母」，象徵道化生萬物的本源力量，體現生命的神聖性與連續性。

就宇宙生成論層面看，斗姆作為「北斗九皇之母」<sup>①</sup>，其「紫光化生」的創世神話構建了獨特的生命發生學模型。這種創生模式具有三個特徵：第一，非目的性生成。這不同於西方創世論的意志創造，體現了《道德經》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的自發原則。第二，迴圈性延續，通過北斗七星「周天運轉」的星象規律，展現《周易》「生生之謂易」的永恆創生。第三，陰性化育。其「摩利支天」化身所持蓮花法器，象徵《太平經》所言「地母含養」的孕育功能。

就生命價值論層面看，斗姆信仰中的母性特質揭示了神聖性維度，其「三目四首八臂」的法相，將生命本源力量具象為超驗存在，道教齋醮中的「續燈儀」，則實踐著《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永延生命」的宗教訴求，反映到民間「拜斗延生」習俗，則將《黃帝陰符經》「宇宙在乎手」的哲學命題轉化為生命養護實踐，具有普世性的關懷意義。進一步地看，這種創生觀對當代生命哲學具有的重要價值包括：為人工生殖技術提供倫理參照系，重構人與自然的本源聯結，故而可以療愈現代性生命異化狀態。

**包容性：慈悲無邊的接納力。**斗姆信仰「救災救難救刀兵」的普世救贖，展現母性包容一切的胸懷。

從本體論維度看，這體現了無差別的生命接納，斗姆「八臂救苦」的法相象徵《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普度天人」的無限包容性，其信仰中「刀兵化蓮臺」的轉化機制，實踐著《莊子·齊物論》「道通為一」的哲學命題，民間「萬靈斗姆」的稱謂，體現《太平經》「周窮救急」的普世倫理。

就認識論維度看，斗姆法相的「大愛無疆」表現了超越二元對立的智慧。「紫光不擇照」的宗教意象，對應《道德經》第四十九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的認知模式；齋醮儀式中「解

<sup>①</sup>（宋）佚名氏：《玉清無上靈寶自然北斗本生真經》，《道藏》第1冊，第872頁。

冤結」的環節，展現《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真常應物」的辯證思維，而其「北斗注死」與「南斗注生」的雙重神格，詮釋「負陰抱陽」的完整生命觀。

就實踐論維度看，這又是具身化的慈悲行動。道教「鐵罐施食」儀式，將包容哲學轉化為物質性救濟實踐，民間「收驚法事」中母性角色的治療功能，體現《黃庭經》「養性延命」的具體方法；當代宮觀設立的「慈幼堂」，延續著《悟真篇》「大道慈悲」的現世關懷。

**救贖性：消災解厄的護佑力。**從保胎安產到消災延壽，斗姆信仰提供全方位的母性庇護，滿足信徒現實需求。

斗姆作為「九皇道母」的神格定位，體現《道德經》「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的終極救贖承諾，其「八臂持法器」的造像學特徵，對應《道德經》「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的哲學命題，信仰實踐中「斗燈續命」儀式，實踐著《黃庭經》「保命護神」的生命技術。

在時間向度上，從《北斗經》「懷胎守護」到「解厄延生」，體現了全週期的關懷；在空間向度上，「本命燈」的設置，以獨到的方式隱喻斗姆元君與社會家庭的神聖聯結。在身心維度上，符咒療法同時作用於生理疾病與心理焦慮。

## （二）道教母愛精神的倫理特質

道教以「慈母育化」為倫理根基，將母性之柔善、包容與生生之德昇華為「道」的倫理品格，主張通過效法自然母體的滋養與守護，構建萬物共生、慈憫為懷的倫理秩序。這種精神既蘊含對生命的敬畏與悲憫，又彰顯出務實的道德實踐智慧，成為道教倫理體系中貫通天人之道的獨特紐帶。

**和諧共生的關係智慧。**斗姆「統御群星」的神格定位，體現《道德經》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的宇宙法則；其「北斗七元」的星象系統，實踐著《周易》「各正性命」的和諧原理；信仰中「周天列宿」的運行秩序，詮釋《太平經》「並力同心」的共生倫理；宮觀儀軌中的「朝真禮斗」，將神聖秩序轉化為世俗倫理規範；「解冤結」科儀展現《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齊同慈愛」的關係修復智慧；民間「安太歲」習俗，反映母性調節時空衝突的緩衝功能；「斗燈續命」儀式，蘊含《黃庭經》「陰陽和合」的養生智慧。

**生命尊嚴的終極關懷。**斗姆信仰中對生育、健康的重視，反映道教對生命價值的深切尊重。

斗姆元君作為「北斗眾星之母」，其紫光化生九皇的神話揭示了道教將生命起源與宇宙星辰相聯的哲學認知。在《玉清無上靈寶自然北斗本生真經》中，生命先天祖炁源自銀河系斗姆宮的設定，賦予人類生命以超越性的神聖維度。這種從星象學延伸出的生命觀，將個體生存與天體運行納入同一生態系統，形成「天人同構」的宇宙生命觀。

斗姆宮「北斗注死，南斗注生」的二元運作機制，通過「藥王斗」信仰與道教醫學深度融合。《黃庭經》的「保命護神」理念在斗姆信仰中具象化為「保胎符」與「安胎科儀」等實踐，使養生延命成為修道者「尊道貴德」的修行路徑。

就生育過程看，斗姆信仰從「安胎科儀」到「洗兒朝真」的完整生育儀式鏈，將生物學意義上的分娩昇華為「先天祖炁注入」的宗教事件。《入胎經》闡釋的胎兒發育觀，強調母體情緒與星辰

能量的共振，使生育行為成為維繫宇宙生命迴圈的微觀實踐。斗姆信仰中母性神格超越傳統性別秩序，與道教「半陰半陽」的生育觀形成呼應。斗姆信仰中的「解厄延生」訴求，為現代生命倫理學提供「敬畏生命」的中國方案。其「保胎符」承載的預防醫學理念，與當代「治未病」思想形成跨時空對話。這種生命價值觀體系通過斗姆信仰的具象化表達，完整呈現了道教「重人貴生」的核心教義，其將生育健康問題提升至宇宙論高度進行詮釋的思維模式，構成了東方生命哲學區別於西方生物醫學範式的根本特徵。

### （三）道教母愛精神的當代價值再思考

在物質文明高度發展而精神家園亟待重建的現代社會，道教文化中以「慈」「柔」「容」為核心的母愛精神，為化解人際疏離、生態失衡與生命焦慮提供了獨特的思想啟示。這種源於自然之道、融於倫理之維的母性智慧，正以其超越時空的生命力，指引著當代社會探索更具溫度的人文關懷與可持續的文明發展路徑。

**生態文明的啟示。**斗姆作為自然秩序的象徵，為現代生態倫理提供「天人合一」的母性視角。斗姆元君作為道教神譜中母性力量的具象化載體，其與自然秩序的關聯及生態倫理價值的體現主要反映在以下三個層面：

第一，宇宙母體的本源象徵。斗姆元君被稱為「眾星之母」，其化生北斗七星的神話原型揭示了道教對自然秩序的認知框架。作為北斗七星的本源，她被賦予統御星辰運轉的權能，這種將天體運行規律擬人化為母性孕育過程的思維模式，本質上是將自然法則昇華為生命創生法則。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學觀在此轉化為具象化的母神崇拜，形成「天即母體」的隱喻系統。

第二，母性特質與生態倫理的範式重構。斗姆形象承載道教對生命迴圈的理解——如同母親孕育子嗣，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也需要被呵護包容。這種認知突破了人類中心主義，將生態維繫視為母性職責的延伸。從動態平衡的立場看，斗姆元君執掌星辰運轉的傳說，暗示道家對自然規律「周行不殆」的敬畏。其手持法器的形象符號，隱喻維持生態平衡所需的調節智慧，與當代生態倫理追求的可持續性形成呼應；而信徒通過供奉斗姆尋求的不僅是個人庇佑，更是與自然建立情感連結的實踐路徑。這種信仰模式將生態保護轉化為道德自覺，而非單純的利益交換。

第三，與「天人合一」文化精神的深層契合。道家「天人合一」強調通過內在道德修為實現與自然規律的共振。斗姆信仰提供的母性視角，為此理念注入了情感維度：其「滋養萬物而不宰」的母神特質，將冰冷的自然法則轉化為可感知的倫理溫度。這種將生態倫理人格化的表達方式，有助於消解工具理性思維下的人與自然對立狀態，為當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文化原型。

**女性價值的重估。**道教母神崇拜超越傳統性別角色，為當代女性身份認同提供精神資源。具體而言，表現於三個層面：

第一，神性建構對性別敘事的突破。道教斗姆崇拜突破傳統性別角色的核心在於其構建的雙重神性特質。一方面，母性力量的超然性。斗姆元君作為「眾星之母」，其神格源於星辰本源的創生力量而非生理性別，這種將生殖力昇華為宇宙生成力的邏輯，解構了傳統社會將女性價值限定於宗

法生育的框架。道教經典《玉清無上靈寶自然北斗本生真經》賦予其統御星辰、維繫宇宙秩序的權能，形成超越生物母性的神聖權威。另一方面，性別符號的流動轉換。斗姆形象呈現三目四頭八臂的複合形態，既有慈母面容又具戰鬥法器，實現剛柔屬性的並置交融。這種神性表徵突破了傳統宗教中女神或作為溫柔庇護者（如送子娘娘），或作為貞潔象徵（如碧霞元君）的單向度塑造。

第二，信仰實踐中的身份重構路徑。道教斗姆崇拜為女性身份認同提供三重精神資源：首先是主體性覺醒的隱喻體系。斗姆元君「生生而不宰」的創世特性，將女性力量定義為自主創造者而非依附者。信徒通過供奉儀軌中的星斗崇拜，實質是在模擬宇宙生成的主動性，這與當代女性追求自我價值實現形成精神共鳴。其次是多元角色的合法性論證。其八臂各執法器的形象符號，隱喻女性可以同時承載多重社會身份。道教齋醮科儀中，斗姆既主消災解厄又司壽命富貴，這種複合職能的神聖化為現代女性突破單一角色困境提供文化背書。復次，靈性平等的實踐場域。民間斗姆誕辰祭祀活動呈現明顯的女性主導特徵，女性既可擔任儀式主祭又能公開宣講經義，這種宗教實踐中的性別平權機制，形成區別於世俗社會的特殊空間。

第三，與當代思潮的深層契合。該信仰體系通過三重轉化回應現代性困境：首先是將母職倫理昇華為生態責任，其「滋養萬物」的教義為女性參與公共事務提供道德合理性；其次，以星斗運行規律隱喻生命節奏，消解工業化社會對女性身體的時間規訓；復次，通過准提菩薩等跨宗教融合，構建包容性身份認同，適應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多元需求。這種將神聖性注入性別認知的宗教智慧，為當代女性突破傳統角色桎梏提供了超越世俗抗爭的精神突圍路徑。

**心靈療愈的功能。**在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斗姆信仰的母性關懷為個體提供情感依託與精神慰藉。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一是母性原型的心理撫慰作用。斗姆作為「眾星之母」的神聖形象，其包容萬物的母性特質，為都市人群提供對抗現代性孤獨的精神容器。信徒通過星斗崇拜儀式，獲得類似回歸母體的安全感，緩解因社會競爭產生的焦慮。二是宇宙節律的生命啟示。斗姆執掌北斗七星運轉的宗教敘事，將機械化的現代時間觀轉化為具有生命溫度的自然節律。這種將個人命運與星辰週期相連的認知方式，幫助個體在快節奏生活中重建生命意義感。三是生態倫理的情感聯結。斗姆信仰通過母性關懷的具象化表達，使生態保護意識轉化為情感需求。信徒在參與廟宇植樹等環保實踐時，實際是在完成與「自然母親」的精神對話。這種將神聖母性融入日常生活的信仰模式，既延續了傳統道教的修行智慧，又為現代人提供了對抗異化的精神資源。

## 結 語

通過對斗姆信仰的系統考察，本文揭示出道教的母愛文化精神不僅是一種宗教信仰現象，更是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深處的生命哲學。從北斗星宿崇拜到「眾星之母」的神格塑造，從《道德經》的「大道」隱喻到民間救贖實踐，道教將母性崇拜昇華為兼具宇宙論高度與現實關懷的精神傳統。在當代社會，這一傳統所蘊含的創生智慧、包容胸懷與救贖力量，不僅為個體生命提供精神指引，也為應對現代性危機、重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關係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道教母愛精神與其他文化傳統中母神崇拜的異同，以及其在全球語境下的跨文化傳播潛力。